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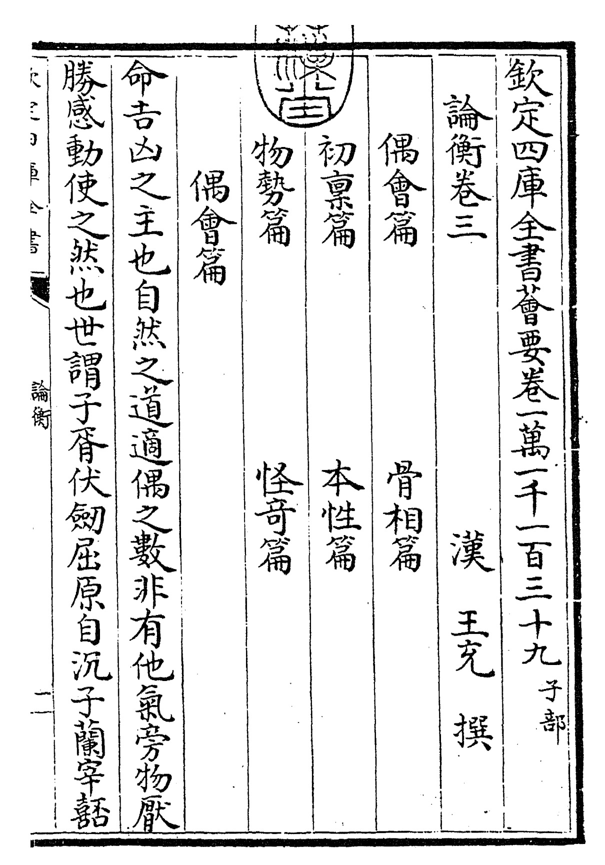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論衡卷三 四

詳校官主事臣陳木





論衡卷三　　漢　王充　撰

偶會篇　骨相篇
初稟篇　本性篇
物勢篇　怪奇篇

偶會篇

命吉凶之主也自然之道適偶之數非有他氣旁物厭勝感動使之然也世謂子胥伏劒屈原自沉子蘭宰嚭

誣讒吳楚之君冤殺之也偶二子命當絶子蘭宰嚭適為讒而懐王夫差適信姦也君適不明臣適為讒二子之命偶自不長二偶三合似若有之其實自然非他為也夏殷之朝適窮桀紂之惡適稔商周之數適起湯武之德適豐關龍逢殺箕子比干囚死當桀紂惡盛之時亦二子命訖之期也任伊尹之言納呂望之議湯武且興之會亦二臣當用之際也人臣命有吉凶賢不肖之主與之相逢文王時當昌呂望命當貴高宗治當平傅

說德當遂非文王高宗為二臣生呂望傳說為兩君出也君明臣賢光曜相察上脩下治度數相得顔淵死子曰天喪予子路死子曰天祝予孔子自傷之辭非實然之道也孔子命不王二子壽不長也不王不長所稟不同度數並放適相應也二龍之袄當效周厲適闓櫝褒姒當喪周國幽王稟性偶惡非二龍使厲王發孽褒姒令幽王悖惑也遭逢會遇自相得也僮謡之語當驗鬬雞之變適生鸜鵒之占當應魯昭之惡適成非僮謡致

鬬競鸜鵒掐君惡也期數自至人行偶合也堯命當禪

舜丹朱爲無道虞統當傳夏商均行不軌非舜禹當得

天下能使二子惡也美惡是非適相逢也火星與昴星

出入昴星低時火星出昴星見時火星伏非火之性厭

服昴也時偶不並度轉乖也正月建寅斗魁破申非寅

建使申破也轉運之衡偶自應也父歿而子嗣姑死而

婦代非子婦嗣代使父姑終歿也老少年次自相承也

世謂秋氣擊殺穀草穀草不任凋傷而死此言失實夫

物以春生夏長秋而熟老適自枯死陰氣適盛與之會
遇何以驗之物有秋不死者生性未極也人生百歲而
終物生一歲而死死謂陰氣殺之人終觸何氣而亡論
者猶或謂鬼喪之夫人終鬼來物死寒至皆適遭也人
終見鬼或見鬼而不死物死觸寒或觸寒而不枯壞屋
所壓崩崖所墜非屋精崖氣殺此人也屋老崖沮命凶
之人遭居適履月毀於天螺消於淵風從虎雲從龍同
類通氣性相感動若夫物事相遭吉凶同時偶適相遇

非氣感也殺人者罪至大辟殺者罪當重死者命當盡也故害氣下降囚命先中聖王德施厚祿先逢是故德令降於殿堂命長之囚出於牢中天非為囚未當死使聖王出德令也聖王適下赦拘囚適當免死猶人以夜卧晝起矣夜日光晝不可以作人力亦倦欲壹休息晝日光明人卧亦覺力亦復足非天以日作之以夜息之也作與日相應息與夜相得也鴈鵠集於會稽去避碣石之寒來遭民田之畢蹈履民田啄食草糧糧盡食索

春雨適作避熱北去復之碣石象耕靈陵亦如此馬傳曰舜葬蒼梧象為之耕禹葬會稽鳥為之佃失事之實虛妄之言也丈夫有短壽之相娶必得早寡之妻早寡之妻嫁亦遇夭折之夫也世曰男女早死者夫賊妻妻害夫非相賊害命自然也使火燃以水沃之可謂水賊火火適自滅水適自覆兩名各自敗不為相賊今男女之早夭非水沃火之比適自滅覆之類也賊父之子妨兄之弟與此同名同宅而處氣相加凌羸瘠消單至於

死亡可謂相賊或客死千里之外兵燒壓溺氣不相犯相賊如何王莽姑姊正君許嫁二夫二夫死當適趙而王薨氣未相加遙賊三家何其痛也黄次公取鄰巫之女卜謂女相貴故次公位至丞相其實不然次公當貴行與女會女亦自尊故入次公門偶適然自相遭遇時也無祿之人商而無盈農而無播非其性賊貨而命妨禾也命貧居無利之貨祿惡殖不滋之禾也世謂宅有吉凶徙有歲月實事則不然天道難知假令有命凶之人

當衰之家治宅遭得不吉之地移徙適觸歲月之忌一家犯忌口以十數坐而死者必祿衰命泊之人也推此以論仕宦進退遷徙可復見也時適當退君用讒口時適當起賢人薦己故仕且得官也君子輔善且失位也小人毀奇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孔子稱命魯人臧倉讒孟子於平公孟子言天道未當行與讒相遇天未與己惡人用口故孔子稱命不怨公伯寮孟子言天不尤臧倉誠知時命當自然也推此以論人君治道功化可

復言也命當貴時適平期當亂祿遭衰治亂成敗之時與人興衰吉凶適相遭遇因此論聖賢迭起猶此類也聖主龍興於倉卒良輔超拔於際會世謂韓信張良輔助漢王故秦滅漢興高祖得王夫高祖命當自王信良之輩時當自興兩相遭遇若故相求是故高祖起於豐沛豐沛子弟相多富貴非天以子弟助高祖也命相小大適相應也趙簡子廢太子伯魯立庶子無恤無恤遭賢命亦當君趙也世謂伯魯不肖不如無恤伯魯命當

賤知慮多泯亂也韓生仕至太傅世謂賴倪寛實謂不然太傅當貴遭與倪寛遇也趙武藏於袴中終日不啼非或掩其口閼其聲也命時當生睡卧遭出也故軍功之侯必斬兵死之頭富家之商必奪貧室之財削土免侯罷退令相罪法明白禄秩適極故厲氣所中必加命短之人凶歲所著必饑虛耗之家矣

骨相篇

人曰命難知命甚易知知之何用用之骨體人命稟於

天則有表候於體察表候以知命猶察斗斛以知容矣表候者骨法之謂也傳言黃帝龍顏顓頊戴午帝嚳駢齒堯眉八采舜目重瞳禹耳三漏湯臂再肘文王四乳武王望羊周公背僂臯陶馬口孔子反羽斯十二聖者皆在帝王之位或輔主憂世世所共聞儒所共說在經傳者較著可信若夫短書俗記竹帛胥文非儒者所見衆多非一蒼頡四目為黃帝史晉公子重耳仳脇為諸侯霸蘇秦骨鼻為六國相張儀仳脇亦相秦魏項羽重

瞳云虞舜之後與高祖分王天下陳平貧而飲食不足
貌體佼好而衆人怪之曰平何食而肥及韓信為滕公
所鑒免於鈇質亦以面狀有異面狀肥佼亦一相也高
祖隆準龍顔美鬚左股有七十二黑子單父呂公善相
見高祖狀貌奇之因以其女妻高祖呂后是也卒生孝
惠及魯元公主高祖為泗上亭長嘗告歸之田與呂后
及兩子居田有一老公過請飲因相呂后曰夫人天下
貴人也令相兩子見孝惠曰夫人所以貴者乃此男也

相魯元曰皆貴老公去高祖從外來呂后言於高祖高祖追及老公止使自相老公曰鄉者夫人嬰兒相皆似君君相貴不可言也後高祖得天下如老公言推此以況一室之人皆有富貴之相矣類同氣鈞性體法相固自相似異氣殊類亦兩相遇富貴之男娶得富貴之妻女亦得富貴之男夫二相不鈞而相遇則有立死若未相適有豫亡之禍也王莽姑正君許嫁至期當行時夫輒死如此者再乃獻之趙王趙王未取又薨清河南宮

大有與正君父稱君善者遇相君曰貴為天下母是時宣帝世元帝為太子稱君乃因魏郡都尉納之太子太子幸之生子君上宣帝崩太子立正君為皇后君上為太子元帝崩太子立是為成帝正君為皇太后竟為天下母夫正君之相當為天下母而前所許二家及趙王為無天下父之相故未行而二夫死趙王薨是則二夫趙王無帝王大命而正君不當與三家相遇之驗也丞相黃次公故為陽夏游徼與善相者同車俱行見一婦

人年十七八相者指之曰此婦人當大富貴為封侯者夫人次公止車審視之相者曰令此婦人不富貴卜書不用也次公問之乃其旁里人巫家子也即娶以為妻其後次公果大富貴位至丞相封為列侯夫次公富貴婦人當配之故果相遇遂俱富貴使次公命賤不得婦人為偶不宜為夫婦之時則有二夫趙王之禍夫舉家皆富貴之命然後乃任富貴之事骨法形體有不應者則必别離死亡不得久享介福故富貴之家役使奴僮

育養牛馬必有與衆不同者矣僮奴則有不死亡之相牛馬則有數字乳之性田則有種孳速熟之穀商則有居善疾售之貨是故知命之人見富貴於貧賤睹貧賤於富貴案骨節之法察皮膚之理以審人之性命無不應者趙簡子使姑布子卿相諸子莫吉至翟婢之子無恤而以為貴無恤最賢又有貴相簡子後廢太子而立無恤卒為諸侯襄子是矣相工相黥布當先刑而乃王後竟被刑乃封王衞青父鄭季與陽信公主家僮衞媪

通生青在建章宮時鉗徒相之曰貴至封侯青曰人奴之道得不笞罵足矣安敢望封侯其後青為軍吏戰數有功超封增官遂為大將軍封為萬户侯周亞夫未封侯之時許負相之曰君後三歲而入將相持一有重字國秉貴重矣於人臣無兩其後九歲而君餓死亞夫笑曰臣之兄已代侯矣有如父卒子當代亞夫何說侯乎然既已貴如負言又何說餓死指示我許負指其口有縱理入口曰此餓死法也居三歲其兄絳侯勝有罪文帝擇

絳侯子賢者推亞夫廼封條侯續絳侯後文帝之後六年匈奴入邊乃以亞夫為將軍至景帝之時亞夫為丞相後以疾免其子為亞夫買工官尚方甲盾五百被可以為葬者取庸苦之不與錢庸知其盜買官器怨而上告其子景帝下吏責問因不食五日嘔血而死當鄧通之幸文帝也貴在公卿之上賞賜億萬與上齊體相工相之曰當貧賤餓死文帝崩景帝立通有盜鑄錢之罪景帝考驗通亡寄死人家不名一錢韓太傅為諸生時

(一有日之兩字)借相工五十錢與之俱入壁雍之中相壁雍弟子誰當貴者相工指倪寬曰彼生當貴秩至三公韓生謝遣相工通刺倪寬結膠漆之交盡筋力之敬徙舍從寬深自附納之寬嘗甚病韓生養視如僕狀思深踰於骨肉後名聞於天下倪寬位至御史大夫州郡承吉名請擢用舉在本朝遂至太傅夫鉗徒許負及相鄧通倪寬之工可謂知命之工矣故知命之工察骨體之證睹富貴貧賤猶人見盤盂之器知所設用也善器必用貴

人惡罷必施賤者尊鼎不在陪厠之側匏瓜不在堂殿之上明矣富貴之骨不遇貧賤之苦貧賤之相不遭富貴之樂亦猶此也器之盛物有斗石之量猶人爵有高下之差也器過其量物溢棄遺爵過其差死亡不存論命者如比之於器以察骨體之法則命在於身形定矣非徒富貴貧賤有骨體也而操行清濁亦有法理貴賤貧富命也操行清濁性也非徒命有骨法性亦有骨法惟知命有明相莫知性有骨法此見命之表證不見性

之符驗也范蠡去越自齊遺大夫種書曰飛鳥盡良弓藏狡兎死走犬烹越王為人長頸鳥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榮樂子何不去大夫種不能去稱病不朝賜劒而死大梁人尉繚説秦始皇以并天下之計始皇從其冊與之亢禮衣服飲食與之齊同繚曰秦王為人隆凖長目鷙膺豺聲少恩虎視狼心居約易以下人得志亦輕視人我布衣也然見我常身自下我誠使秦王須得志天下皆為虜矣不可與交游乃亡去故范蠡尉繚見

性行之證而以定處來事之實實有其效如其法相由此言之性命繫於形體明矣以尺書所載世所共見准況古今不聞者必衆多非一皆有其實禀氣於天立形於地察在地之形以知在天之命莫不得其實也有傳孔子相澹臺子羽唐舉占蔡澤不驗之文此失之不審何隱匿微妙之表也相或在内或在外或在形體或在聲氣察外者遺其内在形體者亡其聲氣孔子適鄭與弟子相失孔子獨立鄭東門鄭人或問子貢曰東門有

人其頭似堯其項若皐陶肩類子産然自腰以下不及禹三寸儽儽若喪家之狗子貢以告孔子孔子欣然笑曰形狀末也如喪家狗然哉然哉夫孔子之相鄭人失其實鄭人不明法術淺也孔子之失子羽唐舉惑於蔡澤猶鄭人相孔子不能具見形狀之實也以貌取人失於子羽以言取人失於宰予也

初稟篇

人生性命當富貴者初稟自然之氣養育長大富貴之

命效矣文王得赤雀武王得白魚赤烏儒者論之以為雀則文王受命魚烏則武王受命文武受命於天天用雀與魚烏命授之也天用赤雀命文王文王不受天復用魚烏命武王也若此者謂本無命於天脩已行善善行聞天天乃授以帝王之命也故雀與魚烏天使為王之命也王所奉以行誅者也如是論之非命也命謂初所禀得而生也人生受性則受命矣性命俱禀同時並得非先禀性後乃受命也何以明之棄事堯為司馬居

稷官故為后稷曾孫公劉居邰後徙居邠後孫古公亶甫三子太伯仲雍季歷季歷生文王昌昌在襁褓之中聖瑞見矣故古公曰我世當有興者其在昌乎於是太伯知之乃辭之吳文身斷髮以讓王季文王受命謂此時也天命在人本矣太王古公見之早也此猶為未文王在母身之中已受命也王者一受命内以為性外以為體體者面輔骨法生而禀之吏秩百石以上王侯以下郎將大夫以至元士外及刺史太守居祿秩之吏禀

富貴之命生而有表見於面故許負姑布子卿輙見其驗仕者隨秩遷轉遷轉之人或至公卿命禄尊貴位望高大王者尊貴之率高大之最也生有高大之命其時身有尊貴之竒古公知之見四乳之怪也夫四乳聖人證也在母身中禀天聖命豈長大之後脩行道德四乳乃生以四乳論望羊亦知為胎之時已受之矣劉媪息於大澤夢與神遇遂生高祖此時已受命也光武生於濟陽宫夜半無火室中光明軍下卒蘇永謂公曹史充

蘭曰此吉事也毋多言此時已受命獨謂文王武王得赤雀魚烏乃受命非也上天壹命王者乃興不復更命也得富貴大命自起王矣何以驗之富家之翁貲累千金生有富骨治生積貨至於年老成爲富翁矣夫王者天下之翁也稟命定於身中猶鳥之別雄雌於卵殼之中也卵殼孕而雌雄生日月至而骨節彊彊則雄自率將雌雄非生長之後或教使爲雄然後乃敢將雌此氣性剛彊自爲之矣夫王者天下之雄也其命當王王命

定於懷姙猶富貴骨生有鳥雄卵成也非唯人鳥也萬
物皆然草木生於實核出土為栽蘖稍生莖葉成為長
短巨細皆由實核王者長巨之最也朱草之莖如鍼紫
芝之栽如豆成為瑞矣王者稟氣而生亦猶此也或曰
王者生稟天命及其將王天復命之猶公卿以下詔書
封拜乃敢即位赤雀魚烏上天封拜之命也天道人事
有相命使之義自然無為天之道也命文以赤雀武以
白魚是有為也管仲與鮑叔分財取多鮑叔不與管仲

不求內有以相知視彼猶我取之不疑聖人起王猶管之取財也朋友彼我無有授與之義上天自然有命使之驗是則天道有為朋友自然也當漢祖斬大虵之時誰使斬者豈有天道先至而乃敢斬之哉勇氣奮發性自然也夫斬大虵誅秦殺項同一實也周之文武受命伐殷亦一義也高祖不受命使之將獨謂文武受雀魚之命誤矣難曰康叔之誥曰冒聞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如無命史經何為言天乃大命文王所謂大命

者非天乃命文王也聖人動作天命之意也與天合同若天使之矣書方激勸康叔勉使為善故言文王行道上聞於天天乃大命之也詩曰乃眷西顧此惟予度與此同義天無頭面眷顧如何人有顧睨以人儗天事易見故曰眷顧天乃大命文王眷顧之義實天不命也何以驗之夫大人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如必須天有命乃以從事安得先天而後天乎以其

不待天命直以心發故有先天後天之勤言合天時故有不違奉天之文論語曰大哉堯之為君唯天為大唯堯則之王者則天不違奉天之義也推自然之性與天合同是則所謂大命文王也自文王意文王自為非天驅赤雀使告文王云當為王乃敢起也然則文王赤雀及武王白魚非天之命昌熾祐也吉人舉事無不利若人徒不召而至瑞物不招而來黯然諧合若或使之出門閭告顧睨見善自然道也文王當興赤雀適來魚躍

烏飛武王偶見非天使雀至白魚來也吉物動飛而聖遇也白魚入于王舟王陽曰偶適也光禄大夫劉琨前為弘農太守虎渡河光武皇帝曰偶適自然非或使之也故夫王陽之言適光武之曰偶可謂合於自然也

本性篇

情性者人治之本禮樂所由生也故原情性之極禮為之防樂為之節性有卑謙辭讓故制禮以適其宜情有好惡喜怒哀樂故作樂以通其敬禮所以制樂所為作

者情與性也昔儒舊生著作篇章莫不論說莫能實定

周人世碩以為人性有善有惡舉人之善性養而致之

則善長一有固字惡性養而致之則惡長如此則一有無字性一有情字

各有陰陽善惡在所養焉故世子作養書一篇宓子賤

漆雕開公孫尼子之徒亦論情性與世子相出入皆言

性有善有惡孟子作性善之篇以為人性皆善及其不

善物亂之也謂人生於天地皆禀善性長大與物交接

者一有欲字放縱悖亂不善日以生矣若孟子之言人幼小

之時無有不善也微子曰我舊云孩子王子不出紂為孩子之時微子睹其不善之性性惡不出衆庶長大為亂不變故云也羊舌食我初生之時叔姬視之及堂聞其啼聲而還曰其聲豺狼之聲也野心無親非是莫滅羊舌氏遂不肯見及長一有與字祁勝為亂食我與焉國人殺食我羊舌氏由是滅矣紂之惡在孩子之時食我之亂見始生之聲孩子始生未與物接誰令悖者丹朱生於唐宮商均生於虞室唐虞之時可比屋而封所與接

者必多善矣二帝之旁必多賢也然而丹朱慠商均虐並失帝統歷世為戒且孟子相人以眸子焉心清而眸子瞭心濁而眸子眊人生目輒眊瞭眊瞭稟之於天不同氣也非幼小之時瞭長大與人接乃更眊也性本自然善惡有質孟子之言性善未為實也然而性善之論亦有所緣或仁或義性術乖也動作趨翔性識詭也面色或白或黑身形或長或短至老極死不可變易天性然也皆知水土物器形性不同而莫知善惡稟之異也

一有告
子曰字一歲嬰兒無爭奪之心長大之後或漸利色狂
心悖行由此生也告子與孟子同時其論性無善惡之
分譬之湍水決之東則東決之西則西夫水無分於東
西猶人無分於善惡也夫告子之言謂人之性與水同
也使性若水可以水喻性猶金之為金木之為木也人
善因善惡亦因惡初稟天然之姿受純壹之質故生而
兆見善惡可察無分於善惡可推移者謂中人也不善
不惡須教成者也故孔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

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告子之以決水喻者徒謂中人不指極善極惡也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夫中人之性在所習焉習善而為善習惡而為惡也至於極善極惡非復在習故孔子曰惟上智與下愚不移性有善不善聖化賢教不能復移易也孔子道德之祖諸子之中最卓者也而曰上智下愚不移故知告子之言未得實也夫告子之言亦有緣也詩曰彼姝者子何以與之其傳曰譬猶練絲染之藍則青染之朱則赤夫決水使

之東西猶染絲令之青赤也丹朱商均已染於唐虞之化矣然而丹朱傲而商均虐者至惡之質不受藍朱變也孫卿有反孟子作性惡之篇以為人性惡其善者偽也性惡者以為人生皆得惡性也偽者長大之後勉使為善也若孫卿之言人幼小無有善也稷為兒以種樹為戲孔子能行以俎豆為弄石生而堅蘭生而香稟善氣長大就成故種樹之戲為唐司馬俎豆之弄為周聖師稟蘭石之性故有堅香之驗夫孫卿之言未為得實

然而性惡之言有緣也一歲嬰兒無推讓之心見食號欲食之睹好啼欲玩之長大之後禁情割欲勉厲為善矣劉子政非之曰如此則天無氣也陰陽善惡不相當則人之為善安從生陸賈曰天地生人也以禮義之性人能察已所以受命則順順之謂道夫陸賈知人禮義為性人亦能察已所以受命性善者不待察而自善性惡者雖能察之猶背禮畔義義挹於善不能為也故貪者能言廉亂者能言治盜跖非人之竊也莊蹻刺人之

濫也明能察已口能論賢性惡不為何益於善陸賈之言未能得實董仲舒覽孫孟之書作情性之說曰天之大經一陰一陽人之大經一情一性性生於陽情生於陰陰氣鄙陽氣仁曰性善者是見其陽也謂惡者是見其陰者也若仲舒之言謂孟子見其陽孫卿見其陰也處二家各有見可也不處人情性情性有善有惡未也夫人情性同生於陰陽其生於陰陽有渥有泊玉生於石有純有駁情性於陰陽安能純善仲舒之言未能得

實劉子政曰性生而然者也在於身而不發情接於物而然者也出形於外形外則謂之陽不發者則謂之陰夫子政之言謂性在身而不發情接於物形出於外故謂之陽性不發不與物接故謂之陰夫如子政之言乃謂情為陽性為陰也不據本所生起苟以形出與不發見定陰陽也必以形出為陽性亦與物接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惻隱不忍仁之氣也卑謙辭讓性之發也有與接會故惻隱卑謙形出於外謂性在內不與

物接恐非其實不論性之善惡徒議外内陰陽理難以知且從子政之言以性為陰情為陽夫人稟情竟有善惡不也自孟子以下至劉子政鴻儒博生聞見多矣然而論情性竟無定是唯世碩儒公孫尼子之徒頗得其正由此言之事易知道難論也酆文茂記繁如榮華恢諧劇談甘如飴蜜未必得實實者人性有善有惡猶人才有高有下也高不可下下不可高謂性無善惡是謂人才無高下也稟性受命同一實也命有貴賤性有善

惡謂性無善惡是謂人命無貴賤也九州田土之性善惡不均故有黄赤黒之别上中下之差水潦不同故有清濁之流東西南北之趨人稟天地之性懷五常之氣或仁或義性術乖也動作趨翔或重或輕性識詭也面色或白或黒身形或長或短至老極死不可變易天性然也余固以孟軻言人性善者中人以上者也孫卿言人性惡者中人以下者也揚雄言人性善惡混者中人也若反經合道則可以為教盡性之理則未也

物勢篇

儒者論曰天地故生人此言妄也夫天地合氣人偶自生也猶夫婦合氣子則自生也夫婦合氣非當時欲得生子情欲動而合合而生子矣且夫婦不故生子以知天地不故生人也然則人生於天地也猶魚之於淵蟣虱之於人也因氣而生種類相産萬物生天地之間皆一實也傳曰天地不故生人人偶自生若此論事者何故云天地為鑪萬物為銅陰陽為火造化為工乎案陶

冶者之用火爍銅燔器故為之也而云天地不故生人人偶自生耳可謂陶冶者不故為器而器偶自成乎夫比不應事未可謂喻文不稱實未可謂是也曰是喻人稟氣不能純一若爍銅之下形燔器之得火也非謂天地生人與陶冶同也興喻人皆引人事人事有體不可斷絶以目視頭頭不得不動以手相足足不得不搖目與頭同形手與足同體今夫陶冶者初埏埴作器必模範為形故作之也燃炭生火必調和鑪竈故為之也及

銅爍不能皆成罷燔不能盡善不能故生也夫天不能故生人則其生萬物亦不能故也天地合氣物偶自生矣夫耕耘播種故為之也及其成與不熟偶自然也何以驗之如天故生萬物當令其相親愛不當令之相賊害也或曰五行之氣天生萬物以萬物含五行之氣五行之氣更相賊害曰天自當以一行之氣生萬物令之相親愛不當令五行之氣反使相賊害也或曰欲為之用故令相賊害賊害相成也故天用五行之氣生萬物

人用萬物作萬事不能相制不能相使不相賊害不成為用金不賊木木不成用火不爍金金不成器故諸物相賊相利含血之蟲相勝服相齧噬相啖食者皆五行氣使之然也曰天生萬物欲令相為用不得不相賊害也則生虎狼蝮虵及蜂蠆之蟲皆賊害人天又欲使人為之用邪且一人之身含五行之氣故一人之行有五常之操五常五行之道也五藏在內五行氣俱如論者之言含血之蟲懷五行之氣輙相賊害一人之身胷懷

五藏自相賊也一人之操行義之心自相害也且五行之氣相賊害含血之蟲相勝服其驗何在曰寅木也其禽虎也戌土也其禽犬也丑未亦土也丑禽牛未禽羊也木勝土故犬與牛羊為虎所服也亥水也其禽豕也巳火也其禽蛇也子亦水也其禽鼠也午亦火也其禽馬也水勝火故豕食蛇火為水所害故馬食鼠屎而腹脹曰審如論者之言含血之蟲亦有不相勝之効午馬也子鼠也酉雞也卯兎也水勝火鼠何不逐馬金勝木

雞何不啄兎亥豕也未羊也丑牛也土勝水牛羊何不殺豕巳蛇也申猴也火勝金蛇何不食獼猴獼猴者畏鼠也嚙獼猴者犬也鼠水獼猴金也水不勝金獼猴何故畏鼠也戌犬也申猴也土不勝金猴何故畏犬東方木也其星蒼龍也西方金也其星白虎也南方火也其星朱鳥也北方水也其星玄武也天有四星之精降生四獸之體含血之蟲以四獸為長四獸含五行之氣最較著案龍虎交不相賊鳥龜會不相害以四獸驗之以

十二辰之禽效之五行之蟲以氣性相刻則尤不相應

凡萬物相刻賊含血之蟲則相服至於相啖食者自以

齒牙頓利筋力優劣動作巧便氣勢勇桀若人之在世

勢不與適力不均等自相勝服以力相服則以刃相賊

矣夫人以刃相賊猶物以齒角爪牙相觸刺也力强角

利勢烈牙長則能勝氣微爪短膽小距頓則服畏也

人有勇怯故戰有勝負勝者未必受金氣負者未必得

木精也孔子畏陽虎卻行流汗陽虎未必色白孔子未

必面青也鷹之擊鳩雀鶚之啄鵠鴈未必鷹鶚生於南方而鳩雀鵠鴈産於西方也自是筋力勇怯相勝服也一堂之上必有論者一鄉之中必有訟者訟必有曲直論必有是非非而曲者為負是而直者為勝亦或辯口利舌辭喻横出為勝或詘弱綴跲蹥蹇不比者為負以舌論訟猶以劒戟鬬也利劒長戟手足健疾者勝頓刀短矛手足緩留者負夫物之相勝或以筋力或以氣勢或以巧便小有氣勢口足有便則能以小而制大大無

骨力角翼不勁則以大而服小鵲食蝟皮博勞食蛇蝟蛇不便也蚊虻之力不如牛馬牛馬困於蚊虻蚊虻乃有勢也鹿之角足以觸犬獮猴之手足以搏鼠然而鹿制於犬獮猴服於鼠角爪不利也故十年之牛為牧豎所驅長仞之象為越僮所鉤無便故也故夫得其便也則以小能勝大無其便也則以彊服於羸也

奇怪篇

儒者稱聖人之生不因人氣更稟精於天禹母吞薏苡

而生禹故夏姓曰姒卨母吞燕卵而生卨故殷姓曰子后稷母履大人跡而生后稷故周姓曰姬詩曰不坼不副是生后稷說者又曰禹卨逆生闓母背而出后稷順生不坼不副不感動母體故曰不坼不副逆生者子孫逆死順生者子孫順亡故桀紂誅死赧王奪邑言之有頭足故人信其說明事以驗證故人然其文讖書又言堯母慶都野出赤龍感已遂生堯高祖本紀言劉媪嘗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是時雷電晦冥太公往視見蛟

龍於上已而有身遂生高祖其言神驗文又明著世儒學者莫謂不然如實論之虛妄言也彼詩言不坼不副言其不感動母體可也言其闓母背而出妄也夫蟬之生復育也闓背而出天之生聖子與復育同道乎兎吮毫而懷子及其子生從口而出案禹母吞薏苡禹母嚥鷰卵與兎吮毫同實也禹卨之母生宜皆從口不當闓背夫如是闓背之説竟虛妄也世間血刃死者多未必其先祖初為人者生時逆也秦失天下閻樂斬胡亥項

羽誅子嬰秦之先祖伯翳豈逆生乎如是為順逆之說以驗三家之祖誤矣且夫薏苡草也燕卵鳥也大人跡土也三者皆形非氣也安能生人說聖者以為稟天精微之氣故其為有殊絕之知令三家之生以草以鳥以土可謂精微乎天地之性唯人為貴則物賤矣今貴人之氣更稟賤物之精安能精微乎夫令雄雀施氣於鴈鵠終不成子者何也鳩雀之身小鴈鵠之形大也今燕之身不過五寸薏苡之莖不過數尺二女吞其卵實安

能成七尺之形乎爍一鼎之銅以灌一錢之形不能成一鼎明矣今謂大人天神故其跡巨巨跡之人一鼎之爍銅也姜原之身一錢之形也使大人施氣於姜原姜原之身小安能盡得其精不能盡得其精則后稷不能成人堯高祖審龍之子子性類父龍能乘雲堯與高祖亦宜能焉萬物生於土各似本種不類土者生不出於土土徒養育之也母之懷子猶土之育物也堯高祖之母受龍之施猶土受物之播也物生自類本種夫二帝

宜似龍也且夫含血之類相與為牝牡牝牡之會皆見同類之物精感欲動乃能授施若夫牡馬見雌牛雄雀見牝雞不相與合者異類故也今龍與人異類何能感於人而施氣或曰夏之衰二龍鬬於庭吐漦於地龍亡漦在櫝而藏之至周幽王發出龍漦化為玄黿入于後宮與處女交遂生褒姒玄黿與人異類何以感於處女而施氣乎夫玄黿所交非正故褒姒為禍周國以亡以非類妄交則有非道妄亂之子今堯高祖之母不以道

接會何故二帝賢聖與褒姒異乎或曰趙簡子病五日不知人覺言我之帝所有熊來帝命我射之中熊死有羆來我又射之中羆羆死後問當道之鬼鬼曰熊羆晉二卿之先祖也熊羆物也與人異類何以施類於人而為二卿祖夫簡子所射熊羆二卿祖當亡簡子當昌之秋也簡子見之若寢夢矣空虛之象不必有實假令有之或時熊羆先化為人乃生二卿魯公牛哀病化為虎人化為獸亦如獸為人玄黿入後宮殆先化為人天地

之間異類之物相與交接未之有也天人同道好惡均心人不好異類則天亦不與通人雖生於天猶蟣虱生於人也人不好蟣虱天無故欲生於人何則異類殊性情欲不相得也天地夫婦也天施氣於地以生物人轉相生精微為聖皆因父氣不更稟取如更稟者為聖卨后稷不聖如聖人皆當更稟十二聖不皆然也黃帝帝嚳帝顓頊帝舜之母何所受氣文王武王周公孔子之母何所感吞此或時見三家之姓曰姒氏子氏姬氏則

因依放空生怪說猶見鼎湖之地而著黄帝升天之說矣失道之意還反其字蒼頡作書與事相連姜原履大人跡跡者基也姓當為其下土乃為女旁臣非基跡之字不合本事疑非實也以周姬況夏殷亦知子之與以非燕子薏苡也或時禹契后稷之母適欲懐妊遭吞薏苡燕卵履大人跡也世好奇怪古今同情不見奇怪謂德不異故因以為姓世間誠信因以為然聖人重疑因不復定世士淺論因不復辨儒生是古因生其說彼詩

言不坼不副者言后稷之生不感動母身也儒生穿鑿因造禹契逆生之説感於龍夢與神遇猶此率也堯高祖之母適欲懷妊遭逢雷龍載雲雨而行人見其形遂謂之然夢與神遇得聖子之象也夢見鬼合之非夢與神遇乎安得其實野出感龍及蛟龍居上或堯高祖受富貴之命龍為吉物遭加其上吉祥之瑞受命之證也光武皇帝産於濟陽宫鳳皇集於地嘉禾生於屋聖人之生奇鳥吉物之為瑞應必以奇吉之物見而子生謂

之物之子是則光武皇帝嘉禾之精鳳皇之氣歟案帝繫之篇及三代世表禹鯀之子也禼稷皆帝嚳之子其母皆帝嚳之妃也及堯亦嚳之子帝王之妃何為適草野古時雖質禮已設制帝王之妃何為浴於水夫如是言聖人更稟氣於天母有感吞者虛妄之言也實者聖人自有種世族仁如文武各有類孔子吹律自知殷後項羽重瞳自知虞舜苗裔也五帝三王皆祖黄帝黄帝聖人本稟貴命故其子孫皆為帝王帝王之生必有怪

奇不見於物則效於夢矣

論衡卷三

論衡卷四

漢 王充 撰

書虛篇　變虛篇

書虛篇

世信虛妄之書以為載於竹帛上者皆賢聖所傳無不然之事故信而是之諷而讀之睹真是之傳與虛妄之書相違則并謂短書不可信用夫幽冥之實尚可知沈隱之情尚可定顯文露書是非易見籠總并傳非實事

用精不專無思於事也夫世間傳書諸子之語多欲立奇造異作驚目之論以駭世俗之人為譎詭之書以著殊異之名傳書言延陵季子出游見路有遺金當夏五月有披裘而薪者季子呼薪者曰取彼地金來薪者投鎌於地瞋目拂手而言曰何子居之高視之下儀貌之壯語言之野也吾當夏五月披裘而薪豈取金者哉季子謝之請問姓字薪者曰子皮相之士也何足語姓名遂去不顧世以為然殆虛言也夫季子耻吳之亂吳欲

共立以為主終不肯受去之延陵終身不還廉讓之行終始若一許由讓天下不嫌貪封侯伯夷委國餓死不嫌貪刀鉤廉讓之行大可以況小小難以況大季子能讓吴位何嫌貪地遺金季子使於上國道過徐徐君好其寶劒未之即予還而徐君死解劒繫冢樹而去廉讓之心恥負其前志也季子不負死者棄其寶劒何嫌一叱生人取金於地季子未去吴乎公子也已去吴乎延陵君也公子與君出有前後車有附從不能空行於塗

明矣既不耻取金何難使左右而煩披裘者世稱柳下惠之行言其能以幽冥自脩潔也賢者同操故千歲交志置季子於冥昧之處尚不取金況以白日前後備具取金於路非季子之操也或時季子實見遺金憐披裘薪者欲以益之或時言取彼地金欲以予薪者不自取也世俗傳言則言季子取遺金也傳書或言顏淵與孔子俱上魯太山孔子東南望吳閶門外有繫白馬引顏淵指以示之曰若見吳昌門乎顏淵曰見之孔子曰門

外何有曰有如繫練之狀孔子撫其目而正之因與俱下下而顔淵髮白齒落遂以病死蓋以精神不能若孔子彊力自極精華竭盡故早夭死世俗聞之（一有人字）皆以為然如實論之殆虛言也案論語之文不見此言考六經之傳亦無此語夫顔淵能見千里之外與聖人同孔子諸子何諱不言蓋人目之所見不過十里過此不見非所明察遠也傳曰太山之高巍然去之百里不見[illegible]螺遠也案魯去吳千有餘里使離朱望之終不能見況

使顔淵何能審之如才庶幾者明目異於人則世宜稱亞聖不宜言離朱人目之視也物大者易察小者難審使顔淵處昌門之外望太山之形終不能見況從太山之上察白馬之色色不能見明矣非顔淵不能見孔子亦不能見也何以驗之耳目之用均也目不能見百里則耳亦不能聞也陸賈曰離婁之明不能察帷薄之内師曠之聰不能聞百里之外昌門之與太山非直帷薄之内百里之外也秦武王與孟説舉鼎不任絶脉而死

舉鼎用力力由筋脉筋脉不堪絶傷而死道理宜也今顔淵用目望逺望逺目睛不任宜盲眇髪白齒落非其致也髪白齒落用精於學勤力不休氣力竭盡故至於死伯竒放流首髪早白詩云惟憂用老伯竒用憂而顔淵用睛曁望倉卒安能致此儒書言舜葬於蒼梧禹葬於會稽者巡狩年老道死邉土聖人以天下為家不別逺近不殊内外故遂止葬夫言舜禹實也言其巡狩虚也舜之與堯俱帝者也共五千里之境同四海之内二

帝之道相因不殊堯典之篇舜廵狩東至岱宗南至霍山西至太華北至恒山以為四嶽者四方之中諸侯之來並會嶽下幽深遠近無不見者聖人舉事求其宜適也禹王如舜事無所改廵狩所至以復如舜舜至蒼梧禹到會稽非其實也實舜禹之時鴻水未治堯傳於舜舜受為帝與禹分部行治鴻水堯崩之後舜老亦以傳於禹舜南治水死於蒼梧禹東治水死於會稽賢聖家天下故因葬焉吳君高説會稽本山名夏禹廵守會計

於此山因以名郡故曰會稽夫言因山名郡可也言禹巡狩會計於此山虛也巡狩本不至會稽安得會計於此山宜聽君高之說誠會稽為會計禹到南方何所會計如禹始東死於會稽舜亦巡狩至於蒼梧安所會計百王治定則出巡巡則輙會計是則四方之山皆會計也百王太平升封太山太山之上封可見者七十有二紛綸湮滅者不可勝數如審帝王巡狩則輙會計會計之地如太山封者四方宜多夫郡國成名猶萬物之名

不可說也獨為會稽立歟周時舊名吳越也為吳越立名從何往哉六國立名狀當如何天下郡國且百餘縣邑出萬鄉亭聚里皆有號名賢聖之才莫能說君高能說會稽不能辨定方名會計之說未可從也巡狩考正法度禹時吳為裸國斷髮文身考之無用會計如何傳書言舜葬於蒼梧象為之耕禹葬會稽鳥為之田蓋以聖德所致天使鳥獸報祐之也世莫不然考實之殆虛言也夫舜禹之德不能過堯堯葬於冀州或言葬於崇

山冀州鳥獸不耕而鳥獸獨爲舜禹耕何天恩之偏駁也或曰舜禹治水不得寧處故舜死於蒼梧禹死於會稽勤苦有功故天報之遠離中國故天痛之夫天報舜禹使鳥田象耕何益舜禹天欲報舜禹宜使蒼梧會稽常祭祀之使鳥獸田耕不能使人祭祭加舜禹之墓田施人民之家天之報祐聖人何其拙也且無益哉由此言之鳥田象耕報祐舜禹非其實也實者蒼梧多象之地會稽衆鳥所居禹貢曰彭蠡既瀦陽鳥攸居天地之情

鳥獸之行也象自蹈土鳥自食苹土蹶草盡若耕田狀壤靡泥易人隨種之世俗則謂為舜禹田海陵麋田若象耕狀何嘗帝王葬海陵若邪傳書言吳王夫差殺伍子胥煮之於鑊乃以鴟夷槖投之於江子胥恚恨驅水為濤以溺殺人今時會稽丹徒大江錢唐浙江皆立子胥之廟蓋欲慰其恨心止其猛濤也夫言吳王殺子胥投之於江實也言其恨恚驅水為濤者虛也屈原懷恨自投湘江湘江不為濤申徒狄蹈河而死河水不為濤

世人必曰屈原申徒狄不能勇猛力怒不如子胥夫衛葅子路而漢烹彭越子胥勇猛不過子路彭越然二士不能發怒於鼎鑊之中以烹湯葅汁瀋漎旁人子胥亦自先入鑊乃入江在鑊中之時其神安居豈怯於鑊湯勇於江水哉何其怒氣前後不相副也且投於江中何江也有丹徒大江有錢唐浙江有吳通陵江或言投於丹徒大江無濤欲言投於錢唐浙江浙江山陰江上虞江皆有濤三江有濤豈分橐中之體散置三江中乎神

若恨恚也仇讎未死子孫遺在可也今吴國已滅夫差無類吴為會稽立置太守子胥之神復何怨苦為濤不止欲何求索吴越在時分會稽郡越治山陰吴都今吴餘暨以南屬越錢唐以北屬吴錢唐之江兩國界也山陰上虞在越界中子胥入吴之江為濤當自上吴界中何為入越之地怨恚吴王發怒越江違失道理無神之驗也且夫水難驅而人易從也生任筋力死用精魂子胥之生不能從生人營衛其身自令身死筋力消絶精

魂飛散安能為濤使子胥之類數百千人乘船渡江不能越水一子胥之身煑湯鑊之中骨肉糜爛成為羮葅何能有害也周宣王殺其臣杜伯趙簡子殺其臣莊子義其後杜伯射宣王莊子義害簡子事理似然猶為虛言今子胥不能完體為杜伯子義之事以報吳王而驅水往來豈報讎之義有知之驗哉俗語不實成為丹青丹青之文賢聖惑焉夫地之有百川也猶人之有血脉也血脉流行汎揚動靜自有節度百川亦然其朝夕往

來猶人之呼吸氣出入也天地之性上古有之經曰江漢朝宗于海唐虞之前也其發海中之時漾馳而已入三江之中殆小淺狹水激沸起故騰為濤廣陵曲江有濤文人賦之大江浩洋曲江有濤竟以隘狹也吳殺其身為濤廣陵子胥之神竟無知也溪谷之深流者安洋淺多沙石激揚為瀨夫濤瀨一也謂子胥為濤誰居溪谷為瀨者乎案濤入三江岸沸踊中央無聲必以子胥為濤子胥之身聚岸涯也濤之起也隨月盛衰小大滿

損不齊同如子胥為濤子胥之怒以月為節也三江時風揚疾之波亦溺殺人子胥之神復為風也秦始皇渡湘水遭風問湘山何祠左右對曰堯之女舜之妻也始皇大怒使刑徒三千人斬湘山之樹而履之夫謂子胥之神為濤猶謂二女之精為風也傳書言孔子當泗水之葬泗水為之却流此言孔子之德能使水却不湍其墓也世人信之是故儒者稱論皆言孔子之後當封以泗水却流為證如原省之殆虛言也夫孔子死孰與其

生生能操行慎道應天死操行絶天祐至德故五帝三王招致瑞應皆以生存不以死亡孔子生時推排不容故歎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生時無祐死反有報乎孔子之死五帝三王之死也五帝三王無祐孔子之死獨有天報是孔子之魂聖五帝之精不能神也泗水無知為孔子却流天神使之然則孔子生時天神不使人尊敬如泗水却流天欲封孔子之後孔子生時功德應天天不封其身乃欲封其後乎是葢水偶自却

流江河之流有回復之處百川之行或易道更路與却流無以異則泗水却流不為神怪也傳書稱魏公子之德仁惠下士兼及鳥獸方與客飲有鸇擊鳩鳩走巡於公子案下鸇追擊殺於公子之前公子耻之即使人多設羅得鸇數十枚責讓以擊鳩之罪擊鳩之鸇低頭不敢仰視公子乃殺之世稱之曰魏公子為鳩報仇此虛言也夫鸇物也情心不同音語不通聖人不能使鳥獸為義理之行公子何人能使鸇低頭自責鳥為鸇者以

千萬數向擊鳩蜚去安可復得能低頭自責是聖鳥也曉公子之言則知公子之行矣知公子之行則不擊鳩於其前人猶不能改過鳥與人異謂之能悔世俗之語失物類之實也或時公子實捕鸇鸇得人持其頭變折其頸疾痛低垂不能仰視緣公子恵義之人則因褒稱言鸇服過葢言語之次空生虛妄之美功名之下常有非實之加傳書言齊桓公妻姑姊妹七人此言虛也夫亂骨肉犯親戚無上下之序者禽獸之性則亂不知倫

理案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道之以德將之以威以故諸侯服從莫敢不率非内亂懷鳥獸之性者所能為也夫率諸侯朝事王室耻上無勢而下無禮也外耻禮之不存内何犯禮而自壞外内不相副則功無成而威不立矣世稱桀紂之惡不言淫於親戚實論者謂夫桀紂惡微於亡秦亡秦過泊於王莽無淫亂之言桓公妻姑姊七人惡浮於桀紂而過重於秦莽也春秋采毫毛之美貶纖芥之惡桓公惡大不貶何哉魯文姜齊襄公

之妹也襄公通焉春秋經曰莊二年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郜春秋何尤於襄公而書其奸何宥於桓公隱而不譏如經失之傳家左丘明公羊穀梁何諱不言案桓公之過多内寵内嬖如夫人者六有五公子爭立齊亂公薨三月乃訃世間内嬖六人嫡庶無别則言亂於姑姊妹七人矣傳書言齊桓公負婦人而朝諸侯此言桓公之淫亂無禮甚也夫桓公大朝之時負婦人於背其游宴之時何以加此方脩士禮崇厲肅敬負婦人於背

何以能率諸侯朝事王室葵丘之會桓公驕矜當時諸侯畔者九國睚眦不得一有所載字九國畔去況負婦人淫亂之行何以肯留或曰管仲告諸侯吾君背有疽創不得婦人瘡不衰愈諸侯信管仲故無畔者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若孔子當時諸侯千人以上必知方術治疽不用婦人管仲為君諱也諸侯知仲為君諱而欺已必恚怒而畔去何以能久統會諸侯成功於霸或曰桓公實無道任賢相管仲故能霸天下夫無道之人與狂無

異信讒遠賢反害仁義安能任管仲能養人令之成事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無道之君莫能用賢使管仲賢桓公不能用用管仲故知桓公無亂行也有賢明之君故有貞良之臣臣賢君明之驗柰何謂之有亂難曰衛靈公無道之君時知賢臣管仲為輔何明桓公不為亂也夫靈公無道任用三臣僅以不喪非有功行也桓公尊九九之人拔甯戚於車下責苞茅不貢連兵攻楚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千世一出之主也而云負婦人

於背虛矣說尚書者曰周公居攝帶天子之綬戴天子之冠負扆南面而朝諸侯戶牖之間曰扆南面之坐位也負扆南面鄉坐扆在後也桓公朝諸侯之時或南面坐婦人立於後也世俗傳云則曰負婦人於背矣此則夔一足宋丁公鑿井得一人之語也唐虞時夔為大夫性知音樂調聲悲善當時人曰調樂如夔一足矣世俗傳言夔一足案秩宗官缺帝舜博求衆稱伯夷伯夷稽首讓于夔龍秩宗卿官漢之宗正也斷足人非其理也

且一足之人何用行也夏后孔甲田于東蒷一作山天莫雨晦冥入于民家主人方乳或曰后來之子必貴或曰不勝之子必賤孔甲曰為余子孰能賤之遂載以歸析橑斧斬其足卒為守者孔甲之欲貴之子有餘力矣斷足無宜故為守者今夔一足無因趨步坐調音樂可也秩宗之官不宜一足猶守者斷足不可貴也孔甲不得貴之子伯夷不得讓於夔焉宋丁公者宋人也未鑿井時常有寄汲計之日去一人作自鑿井後不復寄汲計

之日得一人之作故曰宋丁公鑿井得一人俗傳言曰丁公鑿井得一人於井中夫人生於人非生於土也穿土鑿井無為得人推此以論負婦人之語猶此類也負婦人而坐則云婦人在背知婦人在背非道則生管仲以婦人治疽之言矣使桓公用婦人徹胷服婦人於背女氣瘡可去以婦人治疽方朝諸侯桓公重衣婦人襲裳女氣分隔負之何益桓公思士作庭燎而夜坐以思致士反以白日負婦人見諸侯乎傳書言聶政為嚴翁

仲刺殺韓王此虛也夫聶政之時韓列侯也列侯之三年聶政刺韓相俠累十二年列侯卒與聶政殺俠累相去十七年而言聶政刺殺韓王短書小傳竟虛不可信也傳書又言燕太子丹使刺客荆軻刺秦王不得誅死後高漸麗復以擊筑見秦王秦王說之知燕太子之客乃冒其眼使之擊筑漸麗乃置鉛於筑中以為重當擊筑秦王膝進不能自禁漸麗以筑擊秦王顙秦王病傷三月而死夫言高漸麗以筑擊秦王實也言中秦王病

傷三月而死虛也夫秦王者秦始皇帝也始皇二十年燕太子丹使荆軻刺始皇始皇殺軻明矣二十一年使將軍王翦攻燕得太子首二十五年遂伐燕而虜燕王嘉後不審何年高漸麗以筑擊始皇不中誅漸麗當二十七年游天下到會稽至琅邪北至勞盛山並海西至平原津而病到沙丘平臺始皇崩夫讖書言始皇還到沙丘而亡傳書又言病筑瘡三月而死於秦一始皇之身世或言死於沙丘或言死於秦其死言恒病瘡傳書

之言多失其實世俗之人不能定也

變虛篇

傳書曰宋景公之時熒惑守心公懼召子韋而問之曰熒惑在心何也子韋曰熒惑天罰也心宋分野也禍當君雖然可移於宰相公曰宰相所使治國家也而移死焉不祥子韋曰可移於民公曰民死寡人將誰為也寧獨死耳子韋曰可移於歲公曰民饑必死為人君而欲殺其民以自活也其誰以我為君者乎是寡人命固盡

也子毋復言子韋退走北面再拜曰臣敢賀君天之處高而耳卑君有君人之言三天必三賞君今夕星必徙三舍君延命二十一年公曰奚知之對曰君有三善故有三賞星必三徙三徙行七星星當一年三七二十一故君命延二十一歲臣請伏於殿下以伺之星必不徙臣請死耳是夕也火星果徙三舍如子韋之言則延年審得二十一歲矣星徙審則延命延命明則景公為善天祐之也則夫世間人能為景公之行者則必得景公

祐矣此言虛也何則皇天遷怒使熒惑本景公身有惡而守心則雖聽子韋言猶無益也使其不為景公則雖不聽子韋之言亦無損也齊景公時有彗星使人禳之晏子曰無益也秪取誣焉天道不闇不貳其命若之何禳之也且天之有彗以除穢也君無穢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何益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君無回德方國將至何患於彗詩曰我無所監夏后及商用亂之故民卒流亡

若德回亂民將流亡祝史之為無能補也公說乃止齊
君欲禳彗星之凶猶子韋欲移熒惑之禍也宋君不聽
猶晏子不肯從也則齊君為子韋晏子為宋君也同變
共禍一事二人天猶賢宋君使熒惑徙三舍延二十一
年獨不多一作為晏子使彗消而增其壽何天祐善偏駮
不齊一也人君有善行善行動於心善言出於意同由
共本一氣不異宋景公出三善言則其先三善言之前
必有善行也有善行必有善政政善則嘉瑞臻福祥至

熒惑之星無為守心也使景公有失誤之行以致惡政惡政發則妖異見熒惑之守心桑穀之生朝高宗消桑穀之變以政不以言景公卻熒惑之異亦宜以行景公有惡行故熒惑守心不改政修行坐出三善言安能動天天安肯應何以效之使景公出三惡言能使熒惑守心乎夫三惡言不能使熒惑守心三善言安能使熒惑退從三舍以三善言獲二十一年如有百善言得千歲之壽乎非天祐善之意應誠為福之實也子韋之言天處

高而聽卑君有君人之言三天必三賞君夫天體也與
地無異諸有體者耳咸附於首體與耳殊未之有也天
之去人高數萬里使耳附天聽數萬里之語弗能聞也
人坐樓臺之上察地之螻蟻尚不見其體安能聞其聲
何則螻蟻之體細不若人形大聲音孔氣不能達也今
天之崇高非直樓臺人體比於天非若螻蟻於人也謂
天非若螻蟻於人也謂天聞人言隨善惡為吉凶誤矣
四夷入諸夏因譯而通同形均氣語不相曉雖五帝三

王不能去譯獨曉四夷況天與人異體音與人殊乎人不曉天所為天安能知人所行使天體乎耳高不能聞人言使天氣乎氣若雲煙安能聽人辭說災變之家曰人在天地之間猶魚在水中矣其能以行動天地猶魚鼓而振水也魚動而水蕩氣變此非實事也假使真然不能至天魚長一尺動於水中振旁側之水不過數尺大若不過與人同所振蕩者不過百步而一里之外澹然澄靜離之遠也今人操行變氣遠近宜與魚等氣應

而變宜與水均以七尺之細形形中之微氣不過與一
㽞之蒸火同從下地上變皇天何其高也且景公賢者
也賢者操行上不及聖下不過惡人世間聖人莫不堯
舜惡人莫不桀紂堯舜操行多善無移熒惑之效桀紂
之政多惡有反景公脫禍之驗景公出三善言延年二
十一歳是則堯舜宜獲千歳桀紂宜爲殤子今則不然
各隨年壽堯舜桀紂皆近百載是竟子韋之言妄延年
之語虛也且子韋之言曰熒惑天使也心宋分野也禍

當君若是者天使熒惑加禍於景公也如何可移於將相若歳與國民乎天之有熒惑也猶王者之有方伯也諸侯有當死之罪使方伯圍守其國國君問罪於臣臣明罪在君雖然可移於臣子與人民設國君計其言令其臣歸罪於國方伯聞之肯聽其言釋國君之罪更移以付國人乎方伯不聽者自國君之罪非國人之辜也方伯不聽自國君之罪熒惑安肯移禍於國人若此子韋之言妄也曰景公聽乎言庸何能動天使諸侯不聽

其臣言引過自予方伯聞其言釋其罪委之去乎方伯不釋諸侯之罪熒惑安肯徙去三舍夫聽與不聽皆無福善星徙之實未可信用天人同道好惡不殊人道不然則知天無驗矣宋衛陳鄭之俱災也氣變見天梓慎知之請於子産有以除之子産不聽天道當然人事不能卻也使子産聽梓慎四國能無災乎堯遭鴻水時臣必有梓慎子韋之知矣然而不卻除者堯與子産同心也案子韋之言曰熒惑天使也心宋分野也禍當君審

如此言禍不可除星不可卻也若夫寒温失和風雨不時政事之家謂之失誤所致可以善政賢行變而復也若熒惑守心若必死猶亡禍安可除修政改行安能卻之善政賢行尚不能卻出虛華之三言謂星卻而禍除增壽延年享長久之福誤矣觀子韋之言景公言熒惑之禍非寒暑風雨之類身死命終之祥也國且亡身且死祅氣見於天容色見於面面有容色雖善操行不能滅死徵已見也在體之色不可以言行滅在天之妖安

可以治除乎人病且死色見於面人或謂之曰此必死之徵也雖然可移於五鄰若移於奴役當死之人正言不可容色肯為善言之故滅而當死之命肯為之長乎氣不可滅命不可長然則熒惑安可卻景公之年安可增乎由此言之熒惑守心未知所為故景公不死也且言星徙三舍者何謂也星三徙於一舍乎一徙歷於三舍也案子韋之言曰君有君人之言三天必三賞君今夕星必徙三舍若此星竟徙三舍也夫景公一坐有三

善言星徙三舍如有十善言星徙十舍乎熒惑守心為善言卻如景公復出三惡言熒惑食心乎為善言卻為惡言進無善無惡熒惑安居不行動乎或時熒惑守心為旱災不為君甍子韋不知以為死禍信俗至誠之感熒惑之處星必偶自當去景公自不死世則謂子韋之言審景公之誠感天矣亦或時子韋知星行度適自去自以著已之知明君臣推讓之所致見星之數七因言星七舍復得二十一年因以星舍計年之數是與齊太

卜無以異也齊景公問太卜曰子之道何能對曰能動地晏子往見公公曰寡人問太卜曰子道何能對曰能動地地固可動乎晏子嘿然不對出見太卜曰昔吾見鉤星在房心之閒地其動乎太卜曰然晏子出太卜走見公臣非能動地地固將自動夫子韋言星徙猶太卜言地動也地固且自動太卜言已能動之星固將自徙子韋言君能徙之使晏子不言鉤星在房心則太卜之姦對不覺宋無晏子之知臣故子韋之一言遂為其是

案子韋書録序秦亦言子韋曰君出三善言熒惑宜有動於是候之果徙舍不言三或時星當自去子韋以為驗實動離舍世增言三既空增三舍之數又虛生二十一年之壽也

論衡卷四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檢討臣王坦修

謄録監生臣張承恩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論衡卷五
六

詳校官主事臣陳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一千一百四十一

論衡卷五　　　　漢　王充　撰

異虛篇　　感虛篇

異虛篇

殷高宗之時桑穀俱生於朝七日而大拱高宗名其相而問之相曰吾雖知之弗能言也問祖己祖己曰夫桑穀者野草也而生於朝意朝亡乎高宗恐駭側身而行道思索先王之政明養老之義興滅國繼絶世舉佚民

桑穀亡三年之後諸侯以譯來朝者六國遂享百年之福高宗賢君也而感桑穀生而問祖已行祖已之言修政改行桑穀之妖亡諸侯朝而年長久修善之義篤故瑞應之福渥此虛言也祖已之言朝當亡哉夫朝之當亡猶人當死人欲死怪出國欲亡期盡人死命終死不復生亡不復存祖已之言政何益於不亡高宗之修行何益於除禍夫家人見凶修善不能得吉高宗見妖改政安能除禍除禍且不能况能招致六國延期至百年

乎故人之死生在於命之夭壽不在行之善惡國之存亡在期之長短不在於政之得失案祖己之占桑穀為亡之妖亡象已見雖修孝行其何益哉何以效之魯昭公之時鸜鵒來巢師己採文成之世童謠之語有鸜鵒之言見今有來巢之驗則占謂之凶其後昭公為季氏所逐出於齊國果空虛都有虛驗故野鳥來巢師己占之禍竟如占使昭公聞師己之言修行改政為善居高宗之操終不能消何則鸜鵒之謠已兆出奔之禍已成

也鸜鵒之兆已出於文武之世矣根生葉安得不茂源發流安得不廣此尚為近未足以言之夏將衰也二龍戰於庭吐漦而去夏王櫝而藏之夏亡傳於殷殷亡傳於周皆莫之發至厲王之時發而視之漦流于庭化為玄黿走入後宮與婦人交遂生褒姒褒姒歸周幽王惑亂國遂滅亡幽厲王之去夏世以為千數歲二龍戰時幽厲褒姒等未為人也周亡之妖已出久矣妖出禍安得不就瑞見福安得不至若二龍戰時言曰余褒之二

君也是則褒姒當生之驗也龍稱褒褒姒不得不生生則幽王不得不惡惡則國不得不亡徵已見雖五聖十賢相與卻之終不能消善惡同實善祥出國必興惡祥見朝必亡謂惡異可以善行除是謂善瑞可以惡政滅也河源出於崑崙其流播於九河使堯禹卻以善政終不能還者水勢當然人事不能禁也河源不可禁二龍不可除則桑穀不可卻也王命之當興也猶春氣之當為夏也其當亡也猶秋氣之當為冬也見春之微葉知

夏有蓂莢覩秋之零實知冬之枯荄桑穀之生其猶春

葉秋實也必然猶驗之令詳修政改行何能除之夫以

周亡之祥見於夏時又何以知桑穀之生不為紂亡出

乎或時祖己言之信野草之占失遠近之實高宗問祖

己之後側身行道六國諸侯偶朝而至高宗之命自長

未終則謂起桑穀之問改政修行享百年之福矣夫桑

穀之生殆為紂出亦或時吉而不凶故殷朝不亡高宗

壽長祖己信野草之占謂之當亡之徵漢孝武皇帝之

時獲白麟戴兩角而共觝使謁者終軍議之軍曰夫野獸而共一角象天下合同為一也麒麟野獸也桑穀野草也俱為野物獸草何别終軍謂獸為吉祖己謂野草為凶高宗祭成湯之廟有蜚雉升鼎而雊祖己以為遠人將有來者說尚書家謂雉凶議駮不同且從祖己之言雉來吉也雉伏於野草之中草覆野鳥之形若民人處草廬之中可謂其人吉而廬凶乎民人入都不謂之凶野草生朝何故不吉雉則民人之類如謂含血者吉

長狄來至是吉也何故謂之凶如以從夷狄來者不吉
介葛盧來朝是凶也如以草木者為凶朱草蓂莢出是
不吉也朱草蓂莢皆草也宜生於野而生於朝是謂不
吉何故謂之瑞一野之物來至或出吉凶異議朱草蓂
莢善草故為吉則是以善惡為吉凶不以都野為好醜
也周時天下太平越嘗獻雉於周公高宗得之而吉雉
亦草野之物何以為吉如以雉所分有似於士則麏亦
仍有似君子公孫術得白鹿占何以凶然則雉之吉凶

未可知則夫桑穀之善惡未可驗也桑穀或善物象遠方之士將皆立於高宗之廟故高宗獲吉福享長久也說災異之家以為天有災異者所以譴告王者信也夫王者有過異見於國不改災見草木不改災見於五穀不改災至身左氏春秋傳曰國之將亡鮮不五稔災見於五穀五穀安得熟不熟將亡之徵災亦有且亡五穀不熟之應天不熟或為災或為福禍福之實未可知桑穀之言安可審論說之家著於書記者皆云天雨穀者

凶書傳曰蒼頡作書天雨穀鬼夜哭此豈凶惡之應和者天所用成穀之道從天降而和且猶謂之善況所成之穀從雨下乎極論訂之何以為凶夫陰陽和則穀稼成不則被災害陰陽和者穀之道也何以謂之凶絲成帛縷成布賜人絲縷猶為重厚況遺人以成帛與織布乎夫絲縷猶陰陽帛布猶成穀也賜人帛不謂之惡天與之穀何故謂之凶夫雨穀吉凶未可定桑穀之言未可知也使暢草生於周之時天下太平人來獻暢草暢

草亦草野之物也與彼桑穀何異如以夷狄獻之則為吉使暢草生於周家肯謂之善乎夫暢草可以熾釀芬香暢達者將祭灌暢降神設自生於周朝與嘉禾朱草蓂莢之類不殊矣然則桑亦食蠶蠶為絲絲為帛帛為衣衣以入宗廟為朝服與暢無異何以謂之凶衛獻公太子至靈臺蛇遶左輪御者曰太子下拜吾聞國君之子蛇遶車輪左者速得國太子遂不下反乎舍御人見太子太子曰吾聞為人子者盡和順於君不行私欲共

嚴承令不逆君安今吾得國是君失安也見國之利而忘君安非子道也得國而拜其非君欲廢子道者不孝逆君欲則不忠而欲我行之殆吾欲國之危明也投殿將死其御止之不能禁遂伏劍而死夫虵繞左輪審為太子速得國太子宜不死獻公宜疾薨今獻公不死太子伏劍御者之占俗之虛言也或時虵為太子將死之妖御者信俗之占故失吉凶之實夫桑穀之生與虵遶左輪相似類也虵至實凶御者以為吉桑穀實吉祖己

以為凶禹南濟於江有黃龍負舟舟中之人五色無主禹乃嘻笑而稱曰我受命於天竭力以勞萬民生寄也死歸也死歸也何足以滑和視龍猶蝘蜓也龍去而亡案古今龍至皆為吉而禹獨謂黃龍凶者見其負舟舟中之人恐也夫以桑穀比於龍吉凶雖反蓋相似野草生於朝尚為不吉殆有若黃龍負舟之異故為吉而殷朝不亡晉文公將與楚成王戰於城濮彗星出楚楚操其柄以問咎犯咎犯對曰以彗鬬倒之者勝文公夢與

成王搏成王在上盬其腦問咎犯咎犯曰君得天而成王伏其罪戰必大勝文公從之大破楚師嚮令文公問庸臣必曰不勝何則彗星無吉搏在上無凶也夫桑穀之占占為凶猶晉當彗末搏在下為不吉也然而吉者殆有若對彗見天之詭故高宗長久殷朝不亡使文公不問咎犯咎犯不明其吉戰以大勝世人將曰文公以至賢之德破楚之無道天雖見妖卧有凶夢猶滅妖消凶以獲福殷無咎犯之異知而有祖己信常之占故桑

穀之文傳世不絕轉禍為福之言到今不實

感虛篇

儒者傳書言堯之時十日並出萬物燋枯堯上射十日九日去一日常出此言虛也夫人之射也不過百步矢力盡矣日之行也行天星度天之去人以萬里數堯上射之安能得日使堯之時天地相近不過百步則堯射日矢能及之過百步不能得也假使堯時天地相近堯射得之猶不能傷日不傷日何肯去何則日火也使在地

之火附一把炬人從旁射之雖中安能滅之地火不為見射而滅天火何為見射而去此欲言堯以精誠射之精誠所加金石為虧盖誠無堅則亦無遠矣夫水與火各一性也能射火而滅之則當射水而除之洪水之時流濫中國為民大害堯何不推精誠射而除之堯能射日使火不為害不能射河使水不為害夫射水不能郤水則知射日之語虛非實也或曰日氣也射雖不及精誠滅之夫天亦遠使其為氣則與日月同使其為體則

與金石等以堯之精誠滅日虧金石上射日則能穿天乎世稱桀紂之惡射天而毆地譽高宗之德政消桑穀今堯不能以德滅十日而必射之是德不若高宗惡與桀紂同也安能以精誠獲天之應也傳書言武王伐紂渡孟津陽侯之波逆流而擊疾風晦冥人馬不見於是武王左操黃鉞右執白旄瞋目而麾之曰余在天下誰敢害吾意者於是風霽波罷此言虛也武王渡孟津時士衆喜樂前歌後舞天人同應人喜天怒非實宜也前

歌後舞未必其實麾風而止之迹近為虛夫風者氣也論者以為天地之號令也武王誅紂是乎天當安靜以祐之如誅紂非乎而天風者怒也武王不奉天令求索己過瞋目言曰余在天下誰敢害吾者重天怒增己之惡也風何肯止父母怒子不改過瞋目大言父母肯貰之乎如風天所為禍氣自然是亦無知不為瞋目麾之故止夫風猶雨也使武王瞋目以旄麾雨能止之乎武王不能止雨則亦不能止風或時武王適麾之風偶自

止世襃武王之德則謂武王能止風矣傳書言魯襄公與韓戰戰酣日暮公援戈而麾之日為之反三舍此言虛也凡人能以精誠感動天專心一意委務積神精通於天天為變動然尚未可謂然襄公志在戰為日暮一麾安能令日反使聖人麾日日終不反襄公何人而使日反乎鴻範曰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有風雨夫星與日月同精日月不從星星輙復變明日月行有常度不得從星之好惡也安

得從襄公之所欲星之在天也爲日月舍猶地有郵亭爲長吏廨也二十八舍有分度一舍十度或增或减言日反三舍乃三十度也日日行一度一麾之間反三十日時所在度也如謂舍爲度三度亦三日行也一麾之間令日却三日也宋景公推誠出三善言熒惑徙三舍實論者猶謂之虚襄公爭鬭惡日之暮以此一戈麾無誠心善言日爲之反殆非其意哉且日火也聖人麾火終不能却襄公麾日安能使反或時戰時日正卯戰迷

謂日之暮麾之轉左曲道日若卻世好神怪因謂之反不道所謂也傳書言荆軻為燕太子謀刺秦王白虹貫日衛先生為秦畫長平之事太白蝕昴此言精感天天為變動也夫言白虹貫日太白蝕昴實也言荆軻之謀衛先生之畫感動皇天故白虹貫日太白蝕昴者虛也夫以筯撞鐘以筭擊鼓不能鳴者所用撞擊之者小也今人之形不過七尺以七尺形中精神欲有所為雖積銳意猶筯撞鐘筭擊鼓也安能動天精非不誠所用動

者小也且所欲害者人也人不動天反動乎問曰人之害氣能相動乎曰不能豫讓欲害趙襄子襄子心動貫高欲篡高祖高祖亦心動二子懷精故兩主振感曰禍變且至身自有怪非適人所能動也何以驗之時或遭狂人於途以刃加己狂人未必念害己身也然而己身先時已有妖怪矣由此言之妖怪之至禍變自凶之象非欲害己者之所為也且凶之人卜得惡兆筮得凶卦出門見不吉占危睹禍氣禍氣見於面猶白虹太白見

於天也變見於天妖出於人上下適然自相應也傳書言燕太子丹朝於秦不得去從秦王求歸秦王執留之與之誓曰使日再中天雨粟令烏白頭馬生角廚門木象生肉足乃得歸當此之時天地祐之日為再中天雨粟烏白頭馬生角廚門木象生肉足秦王以為聖乃歸之此言虛也燕太子丹何人而能動天聖人之拘不能動天太子丹賢者也何能致此夫天能祐太子生諸瑞以免其身則能和秦王之意以解其難見拘一事而易

生瑞五事而難舍一事之易為五事之難何天之不憚勞也湯困夏臺文王拘羑里孔子厄陳蔡三聖之困天不能祐使拘之者睹祐知聖出而尊厚之或曰拘三聖者不與三誓三聖心不願故祐聖之瑞無因而至天之祐人猶借人以物器矣人不求索則弗與也曰太子願天下瑞之時豈有語言乎心願而已然湯閉於夏臺文王拘於羑里時心亦願出孔子厄陳蔡心願食天何不令夏臺羑里關鑰毀敗湯文涉出雨粟陳蔡孔子食飽

乎太史公曰世稱太子丹之令天雨粟馬生角大抵皆虛言也太史公書漢世實事之人而云虛言近非實也

傳書言杞梁氏之妻嚮城而哭城為之崩此言杞梁從軍不還其妻痛之嚮城而哭至誠悲痛精氣動城故城為之崩也夫言嚮城而哭者實也城為之崩者虛也夫人哭悲莫過雍門子雍門子哭對孟嘗君孟嘗君為之於邑蓋哭之精誠故對嚮之者悽愴感慟也夫雍門子能動孟嘗之心不能感孟嘗衣者衣不知惻怛不以人

心相關通也今城土也土猶衣也無心腹之藏安能為悲哭感慟而崩使至誠之聲能動城土則其對林木哭能折草破木乎嚮水火而泣能涌水滅火乎夫草木水火與土無異則杞梁之妻不能崩城明矣或時城適自崩杞梁妻適哭下世好虛不原其實故崩城之名至今不滅傳書言鄒衍無罪見拘於燕當夏五月仰天而歎天為隕霜此與杞梁之妻哭而崩城無以異也言其無罪見拘當夏仰天而歎實也言天為之雨霜虛也夫萬

人舉口並解吁嗟猶未能感天鄒衍一人寃而壹歎安能下霜鄒衍之寃不過曾子伯奇曾子見疑而吟伯奇被逐而歌疑逐與拘同吟歌與歎等曾子伯奇不能致寒鄒衍何人獨能雨霜被逐之寃尚未足言申生伏劍子胥刎頸實孝而賜死誠忠而被誅且臨死時皆有聲辭聲辭出口與仰天歎無異天不為二子感動獨為鄒衍動豈天痛見拘不悲流血哉何其寃痛相似而感動不同也夫熯一炬火爨一鑊水終日不能熱也倚一尺冰

置庖厨中終夜不能寒也何則微小之感不能動大巨也今鄒衍之嘆不過如一炬尺冰而皇天巨大不徒鑊水庖厨之醜類也一仰天歎天為隕霜何天之易感霜之易降也夫哀與樂同喜與怒均衍與怨痛使天下霜使衍蒙非望之賞仰天而笑能以冬時使天熱乎變復之家曰人君秋賞則温夏罰則寒寒不累時則霜不降温不兼日則冰不釋一夫冤而一歎天輒下霜何氣之易變時之易轉也寒温自有時不合變復之家且從變

復之說或時燕王好用刑寒氣應至而衍因拘而歎歎時霜適自下世見適歎而霜下則謂鄒衍歎之致也傳書言師曠奏白雪之曲而神物下降風雨暴至平公因之癃病晉國赤地或言師曠清角之曲一奏之有雲從西北起再奏之大風至大雨隨之裂帷幕破俎豆墮廊瓦坐者散走平公恐懼伏乎廊室晉國大旱赤地三年平公癃病夫白雪與清角或同曲而異名其禍敗同一實也傳書之家載以為是世俗覲見信以為然原省其

實殆虛言也夫清角何音之聲而致此清角木音也故致風而如木為風雨與風俱三尺之木數絃之聲感動天地何其神也此復一哭崩城一歎下霜之類也師曠能鼔清角必有所受非能質性生出之也其初受學之時宿昔習弄非直一再奏也審如傳書之言師曠學清角時風雨當至也傳書言瓠芭鼔瑟淵魚出聽師曠鼔琴六馬仰秣或言師曠鼔清角一奏之有玄鶴二八自南方來集於廊門之危再奏之而列三奏之延頸而鳴

舒翼而舞音中宫商之聲聲聞于天平公大悦坐者皆喜尚書曰擊石拊石百獸率舞此雖竒怪然尚可信何則鳥獸好悲聲耳與人耳同也禽獸見人欲食亦欲食之聞人之樂何為不樂然而魚聽仰秣玄鶴延頸百獸率舞蓋且其實風雨之至晉國大旱赤地三年平公癃病殆虚言也或時奏清角時天偶風雨風雨之後晉國適旱平公好樂喜笑過度偶發癃病傳書之家信以為然世人觀見遂以為實實者樂聲不能致此何以驗之

風雨暴至是陰陽亂也樂能亂陰陽則亦能調陰陽也
王者何須修身正行擴施善政使鼓調陰陽之曲和氣
自至太平自立矣傳書言湯遭七年旱以身禱於桑林
自責以六過天乃雨或言五年禱辭曰余一人有罪無
及萬夫萬夫有罪在余一人天以一人之不敏使上帝
鬼神傷民之命於是剪其髮麗其手自以為牲用祈福
於上帝上帝甚悅時雨乃至言湯以身禱於桑林自責
若言剪髮麗手自以為牲用祈福於帝者實也言雨至

為湯自責以身禱之故殆虛言也孔子疾病子路請禱孔子曰有諸子路曰有之誄曰禱爾于上下神祇孔子曰丘之禱久矣聖人修身正行素禱之日久天地鬼神知其無罪故曰禱久矣易曰大人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叙與鬼神合其吉凶此言聖人與天地鬼神同德行也即須禱以得福是不同也湯與孔子俱聖人也皆素禱之日久孔子不使子路禱以治病湯何能以禱得雨孔子素禱身猶疾病湯亦素禱歲

猶大旱然則天地之有水旱猶人之有疾病也疾病不可以自責除水旱不可以禱謝去明矣湯之致旱以過乎是不與天地同德也令不以過致旱乎自責禱謝亦無益也人形長七尺形中有五常有癉一作瘴熱之病深自克責猶不能愈況以廣大之天自有水旱之變湯用七尺之形形中之誠自責禱謝安能得雨邪人在層臺之上人從層臺下叩頭求請臺上之物臺上之人聞其言則憐而與之如不聞其言雖至誠區區終無得也夫

天去人非徒層臺之高也湯雖自責天安能聞知而與之雨乎夫旱火變也湛水異也堯遭洪水可謂湛矣堯不自責以身禱祈必舜禹治之知水變必須治也除湛不以禱祈除旱亦宜如之由此言之湯之禱祈不能得雨或時旱久時當自雨湯以旱久亦適自責世人見雨之下隨湯自責而至則謂湯以禱祈得雨矣傳書言倉頡作書天雨粟鬼夜哭此言文章興而亂漸見故其妖變致天雨粟鬼夜哭也夫言天雨粟鬼夜哭實也言其

應倉頡作書虛也夫河出圖洛出書聖帝明王之瑞應也圖書文章與倉頡所作字畫何以異天地為圖書倉頡作文字業與天地同指與鬼神合何非何惡而致雨粟神哭之怪使天地鬼神惡人有書則其出圖書非也天不惡人有書作書何非而致此怪或時倉頡適作書天適雨粟鬼偶夜哭而雨粟鬼神哭自有所為世見應書而至則謂作書生亂敗之象應事而動也天雨穀論者謂之從天而下變而生如以雲雨論之雨穀之變不

足怪也何以驗之夫雲雨出於丘山降散則為雨矣人見其從上而墜則謂之天雨水也夏日則雨水冬日天寒則雨凝而為雪皆由雲氣發於丘山不從天上降集於地明矣夫穀之雨猶復雲布之亦從地起因與疾風俱飄參於天集於地人見其從天落也則謂之天雨穀建武三十一年中陳留雨穀穀下蔽地案視穀形若茨而黑有似於稗實也此或時夷狄之地生出此穀夷狄不粒食此穀生於草野之中成熟垂委於地遭疾風暴

起吹揚與之俱飛風衰榖集墜於中國中國見之謂之雨榖何以效之野火燔山澤山澤之中草木皆燒其葉為灰疾風暴起吹揚之參天而飛風衰葉下集於道路夫天雨榖者草木葉燒飛而集之類也而世以為雨榖作傳書者以變怪天主施氣地主産物有葉實可啄食者皆地所生非天所為也今榖非氣所生須土以成雖云怪變怪變因類生地之物更從天集生天之物可從地出乎地之有萬物猶天之有列星也星不更生於地

穀何獨生於天乎傳書又言伯益作井龍登玄雲神棲
崑崙言龍井有害故龍神為變也夫言龍登玄雲實也
言神棲崑崙又言為作井之故龍登神去虛也夫作井
而飲耕田而食同一實也伯益作井致有變動始為耕
耘者何故無變神農之橈木為耒教民耕耨民始食穀
穀始播種耕土以為田鑿地以為井井出水以救渴田
出穀以拯饑天地鬼神所欲為也龍何故登玄雲神何
故棲崑崙夫龍之登玄雲古今有之非始益作井而乃

登也方今盛夏雷雨時至龍多登雲雲一有風龍相應（與字）
龍乘雲雨而行物類相致非有為也堯時五十之民擊
壤於塗觀者曰大哉堯之德也擊壤者曰吾日出而作
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堯何等力堯時已有井
矣唐虞之時豢龍御龍龍常在朝夏末政衰龍乃隱伏
非益鑿井龍登雲也所謂神者何神也百神皆是百神
何故惡人為井使神與人同則亦宜有飲之欲有飲之
欲憎井而去非其實也夫益殆不鑿井龍不為鑿井登

雲神不棲於崑崙傳書意妄造生之也傳書言梁山崩壅河三日不流晉君憂之晉伯宗以輦者之言令景公素縞而哭之河水為之流通此虛言也夫山崩壅河猶人之有癰腫血脉不通也治癰腫者可復以素服哭泣之聲治乎堯之時洪水滔天懷山襄陵帝堯吁嗟博求賢者水變甚於河壅堯憂深於景公不聞以素縞哭泣之聲能厭勝之堯無賢人若輦者之術乎將洪水變大不可以聲服除也如素縞而哭悔過自責也堯禹之治

水以力役不自責梁山堯時山也所壅之河堯時河也山崩河壅天雨水踊二者之變無以殊也堯禹治洪水以力役輦者治壅河用自責變同而治異人鈞而應殊殆非賢聖變復之實也凡變復之道所以能相感動者以物類也有寒則復之以温温復解之以寒故以龍致雨以刑逐暑皆緣五行之氣用相感勝之山崩壅河素縞哭之於道何意乎此或時河壅之時山初崩土積聚水未盛三日之後水盛土散稍壞沮矣壞沮水流竟注

東去遭伯宗得輦者之言因素縞而哭哭之因流流時謂之河變起此而復其實非也何以驗之使山恒自崩乎素縞哭無益也使其天變應之宜改政治素縞而哭何政所改而天變復乎傳書言曾子之孝與母同氣曾子出薪於野有客至而欲去曾母曰願留參方到即以右手搤其左臂曾子左臂立痛即馳至問母臂何故痛母曰今者客來欲去吾搤臂以呼汝耳蓋以至孝與父母同氣體有疾病精神輒感曰此虛也夫孝弟之

至通於神明乃謂德化至天地俗人緣此而說言孝悌之至精氣相動如曾母臂痛曾子臂亦輒痛曾母病乎曾子亦病曾母死曾子輒死乎攷事曾母先死曾子不死矣此精氣能小相動不能大相感也世稱申喜夜聞其母歌心動開關問歌者為誰果其母蓋聞母聲聲音相感心悲意動開關而問蓋其實也今曾母在家曾子在野不聞號呼之聲母小搤臂安能動子疑世人頌成聞曾子之孝天下少雙則為空生母搤臂之說也世稱南

陽卓公為緱氏令蝗不入界蓋以賢明至誠災蟲不入其縣也此又虛也夫賢明至誠之化通於同類能相知心然後慕服蝗蟲閩虻之類也何知何見而能知卓公之化使賢者處深野之中閩虻能不入其舍乎閩虻不能避賢者之舍蝗蟲何能不入卓公之縣如謂蝗蟲變與閩虻異夫寒溫亦災變也使一郡皆寒賢者長一縣一縣之界能獨溫乎夫寒溫不能避賢者之縣蝗蟲何能不入卓公之界夫如是蝗蟲適不入界卓公賢名稱

（一有偶字）於世世則謂之能郤蝗蟲矣何以驗之夫蝗之集於野非能普博盡蔽地也往往積聚多少有處非所積之地則盜跖所居所少之野則伯夷所處也集過有多少不能盡蔽覆也夫集地有多少則其過縣有留去矣多少不可以驗善惡有無安可以明賢不肖也蓋時蝗自過不謂賢人界不入明矣

論衡卷五